

非常嫌疑犯

文 / 〔美国〕克·麦夸里

译 / 李二仕

一片黑暗

远处传来航标上单调的钟声。海水冲击形成的波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光滑平坦的水面。听得见树木在“吱吱”地裂开。还可以辨认出更远的地方传来的警报声。

突然,一根点燃的火柴划破了黑暗,它颤动了一会儿。微弱的火光下,一只手把剩余的一把火柴伸向燃着的火柴。一束火苗倏地串了起来,火光照亮了迪安·基顿满是皱纹的脸。他大略40岁,盐灰色的头发又湿又乱,脸上滴滴的不知道是水还是汗。一道长长的伤口从眼角一直划到下颌,还流着血。嘴角叼着一根未点着的香烟。

借着半明半暗的光我们推断出他是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上,也许是一艘游艇,或者是一只小货船。他背靠着船舱的前壁坐着,两腿以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角度很奇怪地盘在一起。他向下看。

一道细长的液流从他的脚下流过,消失在黑暗中。他用燃着的那束火柴点燃了香烟,然后把火柴丢进液流中。

液流扑地烧了起来。

火焰沿着液流燃烧,速度越来越快,火势越来越大。它迅速地串烧起来,火蛇沿着甲板向船尾冲去。

外景 船 夜景 船尾

一堆油桶叠放在船尾。桶底由一个盘形物固定在一起,而这底座的四个角都有绳子系在船坞那边一个巨大的起重机上。有一只桶的下部已经被刺穿了,油从下面往外流。

火焰此刻正向油桶方向冲去。基顿微微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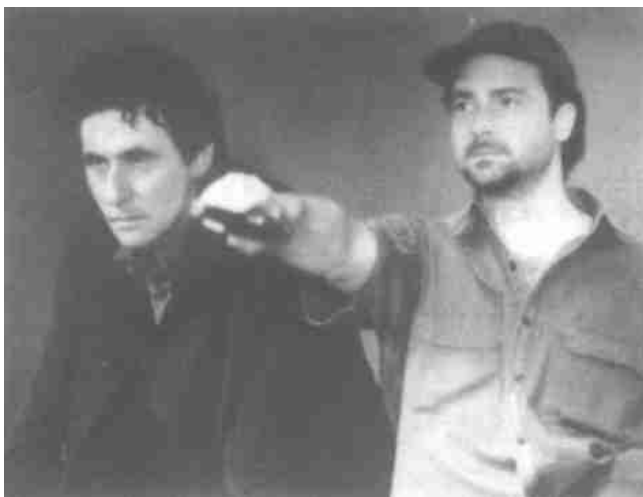
就在火焰串到离油桶只几码远的地方,有一股液流泼到了油上。火焰发出嘶嘶声,停止蔓延。

有两只脚跨在火焰两边。一股尿液从两腿间射下,落在甲板上。

听见拉上拉链的声音。镜头随着这两只脚的移动,来到基顿所在的船舱位置。

镜头上升到来人的腰部。他从一个兜里掏出一包雪茄,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个造型奇特的打火机。这是一个金质的打火机,打火石上有一个可以折叠的钩子。这人用他的拇指弹开钩子,食指点燃打火机。动作干净利索,还带着一点炫耀和夸张。基顿抬眼望着这个男人。他的表情起初是辨认着对方,而后变成沮丧、愤怒,最终是无可奈何。

画外音:你好,基顿。



个男人被射杀,这里肯定经过了一场枪战。

一艘驳船闯入视野。

驳船的甲板上是一堆被烧成黑乎乎的一团的缆绳和钢梁。

镜头移进黑暗。

警报声近了,几乎就在跟前。火警声大得失去了控制。

一时,警报声,紧急刹车后的轮胎声,车门打开声,脚踏在人行道上的声音响成一片。

基顿:我不得不说我的脊骨断了,凯泽。

他急速地吐出凯泽这个名字,就像是嘴里沾了毒药。这个男人把烟放回兜里,从夹克下摸出一把崭新的三八式左轮枪。

画外音:准备好了吗?

基顿:几点?

拿枪的手转了一下,让手腕上的金表朝上。此时警笛声更近了,是朝他们这个方向来的。

画外音:12点30。

基顿的脸显出痛苦的表情,而且点了点头。他转过头,吸了一口香烟。凯泽手里拿着枪已经有一会儿了,他等着基顿抽完了最后一口香烟,然后抠动扳机。

一声枪响。基顿的身体砰然倒在甲板上。

镜头从甲板上移过。甲板上,汽油仍然在流淌。

汽油燃着的声音响起,火苗在我们的面前扑向油桶,最终围着桶烧成了一个圈,底座的木头也开始燃烧起来。火舌舔着汽油的漏口,仍有汽油在流出。

镜头从船坞移过。在远处。这船停泊的码头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大约20多

镜头以缓慢的速度向前移进,进到一片黑暗中。

我们听见人大声叫喊。一束光亮在四周黑暗的衬托下闪闪夺目。

突然一阵爆炸声响起。

紧接着一片沉默,完全的漆黑。

听见罗杰·“维尔巴”·金特的声音,我们很快就会见到这个人——

维尔巴(旁白):纽约,六个星期前,一辆载有枪支部件的卡车在皇后区附近被劫持了。司机看不见任何人,但的确有一些人在场。他听见了一种声音。有时候,那就是你需要的一切。

枪械爆炸声!

内景 黑暗的单元房 白天 纽约
距现在六周前

门开了,黑暗的房间被打开,外面的大厅被耀眼的白炽光照亮。屋子里一时挤满了男人。可以辨识出他们戴着面罩,手拿电筒,都有武器。

人声嘈杂:“我们是警察,这是搜查令,不许动。”

一阵暴力的响动。手电筒的光从各个方向照亮了黑暗。

最后,一束光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从酣睡中醒来。他在令人眩目的白炽光中斜视着周围,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恼怒。听见无数枪上膛的声音,他几乎笑出声来。他叫麦克马纳斯,28岁。

画外音:麦克马纳斯先生?

麦克马纳斯:是的。

画外音:我们是警察,你被捕了。

麦克马纳斯:你们那有咖啡喝吗?

十几双带着黑手套的手抓住他,把他拖下床。

内景 汽车修配店 白天

一架老式的染料搅拌机在猛烈地振动。

托德·霍克尼,30多岁,又黑又壮,在一辆旧的火鸟牌汽车前工作。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孩子在几尺外搅和染料。突然,车库的门开了,我们看见阳光下一排五个男人的轮廓。霍克尼斜视着——

霍克尼(声音很粗暴):有何贵干?

一个男人:你是托德·霍克尼?

霍克尼伸手进车门去拿东西。

霍克尼:你们是什么人?

五个男人迅速掏出枪来对着霍克尼。

一个男人:我们是警察。

霍克尼取出一条肮脏的毛巾,擦去额头上的油和汗水。

霍克尼:我们不修理枪支。

外景 大街 纽约 白天

弗雷德·芬斯特,瘦高个儿,30多岁,正悠闲地从街边走过来。他穿着一件大得出奇的衣服和一双极不匹配的鞋。他一边吸烟,一边嚼着口香糖。

他偶然转过头去,看见一辆灰色的福特车在路边行驶,车上有四个人。他便加快了步伐,福特车紧跟不放。

他盯着前面的拐角,尽可能地显得沉着冷静,同时不断地看手表,好像惦记着一个

他将会迟到的约会。福特车在他的右面停下了。

突然,他撒腿就跑。没有跑出几步,四周突然出现了各种小汽车。一时,刹车声,无线电的障碍声,还有子弹的上膛声响成一片。芬斯特立即被包围了。他站住了,举手投降。

内景 蒙迪诺饭店 白天

一对引人注目的男女快速地走过纽约的一家咖啡店门前,脸上满是兴奋和紧张的神色。这男人就是迪安·基顿,他50出头,穿着整齐,神色坚定,头发略有些灰白。他的气色比在船上的时候要好得多。那女人是埃迪·芬纳兰,33岁,具有一种泰然自若的迷人的神情。他们来到饭店后面的一架楼梯上,楼梯通往一间黑屋。埃迪抓住基顿的手,拦住了他。

埃迪:让我看看你。

基顿显得不太自然,也许是因为穿着西装,亦或是在这种场合下被埃迪抓着的原因,但他仍然露出了热情的微笑。埃迪帮他系好领带,翻好衣领。

埃迪:记住,这是另外一笔交易。他们对你不会表现尊重,但你得尊重他们。不要盯着他们看,也不要斜眼看他们。记住,他们是一群不信任你的傻瓜。这就是你要面临的情形。

基顿:我会尽力的。

埃迪:你已经尽力了。你是个好人,我爱你。

基顿按响了门铃,等候着回应。过了一会——

埃迪:要耐住性子。

她吻了吻他,跑下楼梯,基顿在后面紧跟着。基顿开玩笑似地拧了一下她的臀部,她几乎从楼梯上跌了下来。

内景 饭店 楼梯

俩人说说笑笑走下楼来。一下楼梯俩人的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们一副冷冷的职业化表情,前后拉开了一定距离。看上去,他们好像是两个生意上的伙伴来办公事。

他们穿过灯光昏暗的餐厅,来到一张位于僻静角落的桌前。有两个男人已经在那儿等了。一位是35岁的福蒂埃先生,另一位是60岁的雷诺先生。他们都穿着考究,神色高贵。他们都站起来,点头微笑。

福蒂埃:埃迪,很高兴见到你。

埃迪:对不起,我们迟到了。

福蒂埃:没关系,请坐。

雷诺(努力想说英语):你就是基顿先生吧。

埃迪:对不起,忘了介绍。这是迪安·基顿。

雷诺(伸出右手):我是雷诺,幸会。

基顿:你好

他们握了握手,然后基顿与福蒂埃握手。

福蒂埃:我是福蒂埃,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众人入座,都面带微笑。

低角度 桌子下面

埃迪的手伸到基顿的腿上,滑到他的大腿内侧,用劲握着。

她的表情很平静,丝毫让人觉察不到她手上的动作。基顿微笑着,清了一下嗓子。

内景 蒙迪诺饭店

一个伺者飞步走过。镜头向下摇,我们可以看见:五双脚来到了桌旁,中间的一双脚上的鞋子显得更讲究一些。

镜头向上摇,我们可以看见:

美国海关特警戴维·库简,30来岁,一头黑发,神色坚定。

内景 饭店 楼梯口餐桌旁

福蒂埃:埃迪告诉我们你的建议。说实话,你的提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有点令人生疑,但的确令人难忘。

基顿:令人怀疑?

福蒂埃:你的观念新颖,但是在纽约新开一家饭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们很难确信是否赚钱。

基顿看看埃迪,自信地笑了——

基顿:很简单,先生,设计时注意多功能性。饭店可以改变品位,但不会失去整体美感。我们不需要呆板地像墙上挂的画那样的装饰,而是要求大的效果。

福蒂埃:这一点是你建议书里的动人之处,但我还没完全明白。

基顿:举个例子说吧……

画外音:我得亲自看看。

基顿抬起头,面前是戴维·库简,后面跟着一群神情严肃,西装革履的同伴。

看到他们,基顿很不高兴——

基顿:戴维,我会在会谈呢。

库简:我们得开另一个会。

基顿:这是我的同伴埃迪·芬纳兰。(做了个介绍的姿势)这是雷诺先生和福蒂埃先生。诸位,这是戴维·库简。

库简:美国海关特警库简。(指着后面的人)这些是纽约警察局的先生们。基顿,你气色很不错呀。

雷诺:有什么问题吗,基顿先生。

库简:小事情,昨天晚上有一车运往爱尔兰的枪械被盗了。

雷诺和福蒂埃脸上的表情由迷惑变成了怀疑。

福蒂埃:基顿先生?

基顿:先生们,可否让我解释一下。

库简:我们需要问你一些问题,会花去你一些时间。

雷诺(站起身来):我们要你留下来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基顿:好的。请坐。

基顿站起来,朝桌上扔出一沓钞票盖在了帐单上。他看着埃迪。她准备站起来。基顿用手按着她坐下。

基顿:大家好好吃。(对埃迪)我会给你电话。

库简抓着他的肩膀,被基顿挣脱了。

他环顾了饭店四周几十个人的脸。他们都以某种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但基顿并不显得很尴尬,至少他掩饰得很好。

内景 一间被锁上的房子 夜晚

一个警察走进镜头,打开铁门。

镜头跟着一双脚前行。它们走过水泥地板。鞋很破旧,皱皱巴巴的短裤低低地晃着,裤脚也松垮了。右脚有点向内侧倾斜,落到地上时有些跛。从走路的姿势来看,他的膝盖很明显没有完全长直。

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铁屋的一个墙角进入视野。这时另外一双脚跟着第一双脚前行。然后,听到又一扇铁门打开的声音,如此反复到了第三道门。这时有五双脚在大厅里前行。

微跛的一双脚走在前面。他们来到另外一道铁门。这道门很坚固,被铁齿和铆钉固定着。

镜头升起来,我们看见:

罗杰·“维尔巴”·金特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交谈。他脸上的皱纹很深,让人很难猜出他是30来岁的人。从他拘挛的左手看来,他有一点轻微的半身不遂。在他后面的是迪安·基顿,麦克马纳斯,弗雷德·芬斯特,托德·霍克尼。

维尔巴(旁白):我在这儿毫无意义。我的意思是这些家伙都是些凶狠的匪徒,我却和他们一起。但我并不害怕和他们一起。我没有得罪他们,他们也不会对我做什么。此外,我觉得装扮成坏蛋很有趣。

内景 一个房间

五个男人被引到屋里的一面白墙前面。墙上有一道道蓝色的横条。两端有标示的数字,是用英制的长度计量高度。

灯光亮了,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只能眯起眼睛来适应灯光。

基顿身子稍向前移,打量着他并排站在一块儿的人。他先是和麦克马纳斯,然后是和芬斯特互致会意的表情。霍克尼朝大





伙微笑。

麦克马纳斯(对基顿): 你去过哪儿?

画外音: 闭嘴。好了, 你们要懂得规矩。叫你的号码时, 你向前迈一步, 按照教给你们的话念一遍, 明白了吗?

所有的人都点头。

画外音: 一号, 出列。

霍克尼向前迈了一步。他直直地看着对面房间的一面镜子。它有 3 平方英尺, 里面有微弱的光。他用毫无感情的语气念白。

霍克尼: 把钥匙给我, 你这该死的。

画外音: 二号, 出列。

麦克马纳斯跨出一步, 他用拇指和食指做成枪的样子, 并模仿着恶毒的罪犯, 用手指着镜子, 装腔作势地表演——

麦克马纳斯: 把钥匙给我。你这混蛋, 你这堆狗屎, 不然我宰了你。

画外音: 好了, 站回去。

麦克马纳斯站回去了。

其他的人继续回答问题, 这时响起维尔巴的声音——

维尔巴(旁白): 都是胡说。整个这件案子都是一个圈套。全是警察给搞砸了, 他们不应该把那些家伙搁在一间屋子里。天知

道会出什么事?

内景 审问室
夜晚

麦克马纳斯坐在白墙前的一把椅子上, 他冲着画面外的人笑。

麦克马纳斯: 伙计们, 这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吧? 我的意思是: 你们明白, 我也明白, 这是一车屎。但至少我不会让他妈一个警官来要挟我。那样的话, 我也只好俯首

听命了。

画外音: 你说完没有?

麦克马纳斯: 你们是为谋个组织工作吗? 那最糟糕不过了。

画外音: 你说完没有?

维尔巴(旁白): 他们消磨了我们一夜。有人在那儿搞鬼, 卡车已经被掉包, 警察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希望有人露出马脚, 给他们一点线索。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反抗, 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利用我们。他们一直在这样干, 我们的权利被搁置一边,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 我觉得很不体面。他们起初跟踪麦克马纳斯。他是好样的, 虽然有点疯癫, 但是个很难泄漏风声的人。

画外音: 你们究竟在哪儿卸的车?

麦克马纳斯: 什么车?

画外音: 混蛋, 装武器的卡车?

麦克马纳斯: 真的, 你们杀了我算了。我可以打电话吗?

画外音: 在这儿呢, 如果你老实顺从的话。

麦克马纳斯: 聪明的家伙。

画外音: 想知道你的密友芬斯特告诉我

们什么了吗?

麦克马纳斯: 我有那么蠢吗? 上帝啊, 你们可以捧我, 但不要那么花言巧语的, 好吗?

画外音: 他妈的卡车究竟在哪儿?

内景 审讯室

芬斯特坐在椅子上, 他出了很多汗。

芬斯特: 我要叫我的律师。我不知道什么卡车的事。星期五我整晚都在康涅狄格州。

画外音: 麦克马纳斯可不是这样说的。

芬斯特: 谁?

画外音: 麦克马纳斯。他告诉我们的说法可不是这样。

芬斯特: 我发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直到我来她才提钱的事。

画外音: 告诉我们卡车的事。

芬斯特: 说实话, 那更像一辆家庭用的车。那女人挣了很多钱。

画外音: 谁从你手里取走了枪?

芬斯特: 啊, 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吗?

画外音: 我没耐心了。

维尔巴(旁白): 芬斯特一直和麦克马纳斯一块工作, 他平时真是胆小害怕, 夹着尾巴, 但谈到工作, 他可不含糊。好家伙, 像只地鼠, 找到所有你需要做的事情的情报。

芬斯特: 你们这些家伙根本没逮着我什么。你们抓我的理由是什么?

画外音: 你是出了名的强盗。你像个混帐似地心虚得冒汗。那是我的货。快说, 卡车在哪儿?

芬斯特(敲打着桌子): 后面的人你们能听清楚我吗, 抓我什么理由? (看着凳子下



面) 它在哪儿? 我在找它。什么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景 审讯室

这次是审讯霍克尼了。他坐在椅子上, 大声笑着。

霍克尼: 我要叫我的律师。我要你们吃了不兜着走, 混蛋。 (叠)

霍克尼: 我了解你们。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记录拍摄。整个辖区都他妈的肮脏。你们也逃不了, 沾上了。

维尔巴(旁白): 霍克尼不过就是一个很坏的杂种。精通炸药, 遇见麻烦就卑鄙得像一条蛇一样油滑。

画外音: 你真以为如此, 莽撞的家伙? 我能证明劫案那天你在皇后区。

霍克尼: 我住在皇后区, 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闯进我的店铺, 当着顾客的面把我抓了起来。这个该死的国家究竟怎么搞的? 你们是要起诉我, 还是别有企图?

画外音: 你明白现在识相点还来得及。

霍克尼: 我要在淋浴时操你老爸。去告我吧, 混帐东西。

内景 审讯室

现在轮到基顿坐在受审的椅子上了, 显

得潇洒而镇定。

维尔巴(旁白):显然,基顿是他们最好的收获。

画外音:我打算起诉你。

基顿:凭什么?

画外音:死鬼,你自己明白。

基顿:嘿,你搞错了,不是我。有没有想过要问我?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伙计。

画外音:什么生意?饭店生意?从今后你只有被我们操的生意。我会让你名扬四海,混蛋。

基顿脸上露出了一点迟疑,威胁击中了要害。

基顿:我说过你们搞错了。想起诉我,没门儿。我们还是说说卡车的事吧。

一只拳头冲进镜头,击中了基顿的下巴。基顿的头向后倒,血顺着嘴角流下来。

内景 一个封闭的小房间

基顿被带到一间牢房,里面还有芬斯

特、霍克尼、维尔巴、麦克马纳斯。他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

芬斯特正在滔滔不绝——

芬斯特:应该有人采取行动。这是什么狗屎——每过5分钟就被拖出去一次。对,我是干过抢劫,但是难道每次地球上卡车被劫都得赖在我头上?

基顿坐在椅子上,望着前方。麦克马纳斯一声不响地盯着他。

霍克尼:这些家伙没抓着我们什么把柄。

芬斯特:你他妈是对的。他们没有起诉我们的理由。于是才这么逼出一个理由,不对,他妈的不对。你干过这事,他们就永远不会放过你。他们像对罪犯那样对我,我说不定就真的成了罪犯。

霍克尼:你就是罪犯。

芬斯特:我正耍弄个明白,你干嘛也去干那事?我还在琢磨呢。

基顿:那就去琢磨吧。我的天,你把我



都给烦死了。

麦克马纳斯盯着基顿。

麦克马纳斯:基顿,我听说你死了。

基顿:你听说的是对的。

霍克尼:我听到的消息是说你不干了。

怎么回事啊?

麦克马纳斯:怎么回事啊?

霍克尼:都只是听说,基顿要洁身自好,洗手不干了。我听说他在泡埃迪·芬纳兰。

麦克马纳斯:谁?

霍克尼:她是上流社会很有影响的刑事律师,交际甚广。只要她愿意,就能帮人洗脱罪名。我听说她养着基顿。(对基顿)是吗?

麦克马纳斯:基顿,怎么回事。你成了律师的老婆。你是她的哪种“随从”啊?

基顿猛然盯着麦克马纳斯。

芬斯特:我说麦克马纳斯,你戳到人家的痛处了。

基顿:芬斯特,拜托帮你朋友一个忙,让他安静点。

麦克马纳斯:基顿,你以为自己清白?是你抢劫了卡车吧?

芬斯特:别管他,没事。我只想弄个明白。

基顿(没有理睬麦克马纳斯):整个事情是一个陷阱。

麦克马纳斯:你的根据是什么?

基顿:你有多少次接受这样的审讯?总是你和四个傀儡。警察局过不了一些时候就免费招待无家可归的人。把五个重罪犯关押在一起是说不过去的,没有理由的。而且让我们照本宣科式地回答问题有什么该死的意义?公开场合下就可以那样做。

芬斯特:那我今晚为什么被带到这么个鬼地方来?

基顿: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一辆装满枪械的车被劫了,于是海关到纽约行署要说法。这是政治,你毫无办法。

芬斯特:我今晚被玩了。

霍克尼:今天不正是你的这个日子吗?

芬斯特:去你妈的。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范。但究竟是谁干的呢?坦白吧。

基顿:我不想知道。

麦克马纳斯:没人问你,“自食其力”的人。

霍克尼:管他谁干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谁是瘸子?

突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维尔巴。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地听着。

基顿:不关他的事。

霍克尼:这我不敢保证?你说呢,混混儿?你会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基顿:他叫维尔巴·金特。我以为你们都认识他。

麦克马纳斯:维尔巴?

维尔巴:真名叫罗杰。因为爱唠叨,所以人们叫我“维尔巴”(英语为 Verbal,意思是口头上的——译者)。

霍克尼:明白,我会叫你闭嘴。

基顿:我们碰到过一两次,上次是……

维尔巴:在县局里。我因为诈骗被关在那儿。

基顿:那次,你正好也在被审讯的队伍。那你后来怎么样?

维尔巴:我走了,在关了90天后。

霍克尼:你真干了?

维尔巴:干了你妈的屁股。

维尔巴的眼光从霍克尼身上移开,等待着霍克尼发作。每个人都慢慢地展开笑容。霍克尼涨红了脸。

基顿(对霍克尼):开个玩笑,别当真。

维尔巴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基顿,并且微

笑。

麦克马纳斯站起来,走到监狱墙角的卫生间。他开始小便。

麦克马纳斯:瞧,我们都被这事给毁了。我觉得我们丧失了尊严。现在芬斯特和我的工作也会丢了。

基顿:你能安静下来吗?

霍克尼:你介意他说的吗?

麦克马纳斯:我不过说说而已。霍克尼似乎愿意听我说完。我知道芬斯特和我一起。(对维尔巴)你呢?

麦克马纳斯离开便池。

维尔巴:我当然很有兴趣。

麦克马纳斯:瞧,你们看见了。我要对我们这个自由集会行使自己的权利。

麦克马纳斯弹着监狱的栅栏。众人大笑。

基顿:我不是在说笑。闭嘴。

麦克马纳斯:你误会了。

基顿:不,是你误会了。闭嘴。我不想听到你说的任何话。我也不想知道你的狗屁工作。不要让我听到你说话。我不想和你们任何人有什么关联。恕我直言,你们都要下地狱。

麦克马纳斯:迪安·基顿,别把自己摆的那么高。你知道这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最后是什么样子吗?

麦克马纳斯和基顿互相凝视着,气氛有些紧张。最后麦克马纳斯的目光转向了别人——

麦克马纳斯:不理他。(嘀咕)现在我不能在这儿谈什么,不过大家听着——

除了基顿之外,大家都移到麦克马纳斯的小房间来,听他用嘶哑的低声说话。

维尔巴(旁白):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五个人被卷入一个证据不充分的捏造的起

诉。警察永远不会了解,而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些人永远不会垮掉,不会躺下,不会向任何人屈服……

外景 码头 白天 圣佩德罗 现在

接下来的场景是清晨,惨白的日光照着码头上的一排尸体。

警察在周围巡逻,摄像人员在现场拍摄。一些人挽着袖子,戴着塑料手套在检查尸体。

两个男人手里拿着水龙头,在对发生了枪战,着过火的船进行扑灭残火的工作。

在码头上有一个穿深色西服的人。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杰克·贝尔。他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接近40岁,正盯着水面沉思。

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来到他面前。

警察:你是谁?

贝尔亮出警察徽章给他,并不正眼看他。

贝尔:联邦调查局探员贝尔。死了多少人?

不等警察回答,他转过身,沿着一排装尸体的袋子走开了。

警察:目前是15具。我们还在从水里捞尸体。

贝尔的眼睛盯着成堆的尸体,已经烧得难以辨认。

警察:找什么特殊的人吗?

贝尔第一次正视这个警察,一脸严肃。

贝尔:在我没有仔细检查这些尸体之前,不要搬走任何一具,明白吗?

警察:我必须清理现场,上头已经给了命令。

贝尔听着,点燃一支烟。

贝尔(心不在焉地):啊,你们的头儿。一团糟。有幸存者吗?

警察: 两个。有一个在城里的医院, 昏迷不醒着; 另一个在警察局是个瘸子, 我想他从纽约来, 听着, 上头说……

贝尔: 对不起, 我要走了。

贝尔走开了, 对警察置之不理。他沿着码头上的出事地点遛达。

外景 海洋

离码头半英里远, 海浪随着海风起伏。几英尺远的地方一个东西漂进镜头, 随波浮沉, 那是一具死尸, 男人的尸体, 面朝下, 穿着一件浴袍, 慢慢向公海漂去。

内景 听询室 白天 洛杉矶 当天

维尔巴·金特坐在一个与录音机相连的话筒前, 额头上挂满了汗珠。

他身后的墙上是加利福尼亚州州政府的标志。

他穿着一件得体的衣服, 头发修得很整齐, 显得十分干净, 利索。他看上去比在纽约的时候要显老, 有些疲倦。

一阵嘲笑声响起。维尔巴的眼睛随着笑声闪动着。

画外音 1: 在这些进展中, 我的当事人给予了充分的配合。作为交换, 他的证词将被保密, 所有对他不利的事物也会被清除。

画外音 2: 检查官会按照所提供的材料行事……

画外音 1: 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我的当事人将证明他的清白。

画外音 2: 律师先生, 恕我直言, 我怀疑你的政治力量没有那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金特先生在市议会的同党都那么没有面子, 我也不在乎。他在纽约引起的尴尬不会在这儿发生。

画外音 1: 豁免。

画外音 2: 我会起诉他。

画外音 1: 那就起诉吧。我将会很难忘,

检查官把杀死 27 个人的罪名同时加在一个大脑瘫痪的人身上。我以为你这样的工作人员会与那些你所谓的市议会的没有面子的人是一致的。

画外音 2: 人们会以为律师是在威胁。

画外音 1: 律师不会施以任何威胁。

画外音 2: 我宁愿冒险。如果像金特先生那样的人蹲在监狱里, 这比我失去工作还更显得安全。

画外音 1: 金特先生将为非法持有武器而认罪。

画外音 2: 你在开玩笑。

画外音 1: 持有枪械, 一条轻罪。

画外音 2: 律师, 你在侮辱我。

画外音 1: 检查官, 你太夸张了, 我犯得着为一条轻罪这么费劲吗?

声音渐渐的小了。维尔巴坐在椅子上, 显得很不耐烦。

画外音 2: 一条轻罪, 好。这太可笑了。

维尔巴脸上浮现出嘲笑和不信任的表情。

画外音 2: 至于起诉中的大宗盗窃罪, 纵火罪……谋杀罪, 地区检查官接受嫌疑人与上述事件有关的供诉。作为交换, 提供完全的豁免, 证词的笔录将被封存, 一切关于金特先生的资料将被保密。

维尔巴出了一口长气。

内景 警察局过道 白天

戴维·库简与拉宾警官并排疾行, 后者是一个快 40 岁的黑人, 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们登上楼梯, 来到警察局指挥中心。

库简: 你说我不能见他是什么意思?

拉宾: 昨天检查官到了这里准备在犯人被移交到县里之前传讯他。金特的律师赶来了。五分钟后, 检查官出来, 像是被施了巫术。他们采纳了他的陈诉并且放宽了对

他的追查。

库简：他们以什么罪名起诉他？

拉宾：非法携带武器，很轻的罪。

库简：他妈的怎么回事？

拉宾示意库简小声说话，他示意他们正经过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警察可以听到谈话的内容。

拉宾：我已经向检查官做了保证。整个案子变得跟政治有关连了。市长也来了，我的天，警察局的头儿今早也打了个电话。这个家伙有人罩着，上上下下都有人护着。

库简：他什么时候保释出狱？

拉宾：最多两个小时。

库简：我想见他。

拉宾来到标有自己名字的办公室门前，推门让库简进去，自己跟在后面。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拉宾：请坐，戴维。

拉宾的办公室凌乱不堪。办公桌上像是几个星期，甚至好几年没整理了。桌上的文件乱糟糟地堆放着。

他的办公桌正对的墙上有个布告栏，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有通缉令，各种小便笺，备忘录和海报宣传。这里看上去和别的警察的办公室差别很大。拉宾是那种工作方式很神秘的人，其他人很难理解他。他自己看上去也是一副很困惑的样子。

拉宾：就是我同意你和他谈话，他也不会愿意。他已被特别批准供述不被记录，而且他也知道审讯室有无线录音装置。

库简：这不是一次审讯，只是……愉快的会谈，消磨一下时间。

拉宾（提醒的口气）：他不会进审讯室的。

库简：那么别的地方。

拉宾：哪儿？

库简环顾了一下拉宾乱糟糟的办公室。

拉宾：不，不，不，不，不。

库简：如果这是一次毒品交易，那么毒品在哪？如果是一次巧合，那又会是谁召集的？

拉宾：我敢肯定你有一堆怪异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

库简：该死，你完全明白我在想什么。

拉宾：太疯狂了，戴维。不过没关系。他已经赦免了，而且他的陈述也已通过。他不知道你想要知道什么。

库简：我不这样认为，或者说不完全如此。他的陈述有很多种说法。我想知道为什么 27 个人死在码头上，看上去是为了价值 9100 万美元的毒品交易，但是那些毒品又不在。首先，我需要确认的是基顿已经死了。

拉宾：他死了。

库简：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他交纳保释金的时间了。

拉宾：他们都死了。不管你说他们有多么勇猛，就是基顿也不例外。所有当时在船上的人没有活着逃离的。

内景 医院白天

一扇门上标识着“特护”的牌子。门被打开。

走廊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50 岁的利萨·普卢姆伯医生，飞快地走着，旁边跟着杰克·贝尔，神情坚定果断。

医生里奇利·沃尔特斯，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二十八九岁冲上前来。

普卢姆伯：里奇利，这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警杰克·贝尔。这位是里奇利·沃尔特斯大夫。

里奇利：很高兴认识你。

贝尔：他能说话了吗？

里奇利: 他刚刚苏醒过来不到一个小时。他说的不是英语——后来就不说了。

贝尔: 是匈牙利语吗?

里奇利: 不知道。

贝尔: 是匈牙利,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匈牙利人。你的同事中有懂匈牙利语的吗?

里奇利: 我们只有一个懂土耳其语的听力学医师。

里奇利打开门, 贝尔进去了。

内景 医院病房

贝尔在一张病床前突然停下来, 床的周围挂满了各种医疗设备。床上躺着一个暂且还叫不上名字的人。他实际上是阿尔柯什·柯瓦什, 35 岁。他的周身从腰到下颚都缠上了绷带和石膏, 像具木乃伊。

柯瓦什(匈牙利语): 你是警察吗? 我要和警察说话。他会找到我把我杀了的。我要警察。我会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一切。求求你们, 我会被人杀死的。

贝尔: 他能活过来吗?

普卢姆伯: 有可能。

贝尔走上前去, 在柯瓦什的床边跪下一条腿, 注视着柯瓦什被烧坏的脸, 听他说了一会儿。柯瓦什滔滔不绝——

柯瓦什(匈牙利语): 找个懂我话的人, 你这个白痴。我会被杀的。如果凶手真想这么干, 你们都逃不掉。救救我, 上帝。他们全是笨蛋。找个懂匈牙利语的人, 要不然你们全都得完蛋。

贝尔从夹克衫衣袋拿出手机开始拨号码——

贝尔: 叫医院保安, 并且让人把守着门, 直到有警察来。

柯瓦什(匈牙利语): 为什么你们光站着, 你们这些白痴? 是的, 我不会说英语。难道你们就不想找一个懂我话的人, 这样或

许你们也好知道是谁放的火啊? 他是个恶魔。你们这些白痴可能在你们一辈子的悲惨经历里也没有见过像凯泽·索泽这样的人。凯泽·索泽, 你们至少也明白点什么吧? 凯泽·索泽, 一个恶魔一样的人物。要不然你们真像美国警察一样, 愚蠢到没有听说过他。凯泽·索泽, 你们这群可笑的人。凯泽·索泽。

里奇利跑出病房。柯瓦什大声喋喋不休, 期望引起贝尔的注意。贝尔用手指塞住一只耳朵, 以便听清电话。

普卢姆伯: 他是个危险人物吗?

贝尔: 是的。

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接电话的应答。

贝尔: 乔尔, 我是贝尔。我在洛杉矶。那个从港口救出来的家伙叫阿尔柯什·柯瓦什……是的, 我敢肯定……不, 他已经玩完了……什么? 我听不清你。(对着柯瓦什) 闭嘴, 你这个混蛋, 我在打电话。(对着电话) 是的……不……直到我找到一个可以看护他的人。听着, 我需要你派一个会匈牙利语的人过来。他现在醒了, 说起话来像一个泰国的妓女……我是怎么知道的? 给我找个能听懂他话的人来。

贝尔突然被柯瓦什说的话吸引过来。在他喋喋不休, 不知所云的话中, 所吐出的两个字引起了贝尔的注意。

他掉过头来, 注视着躺在床上的这个人。柯瓦什意识到了贝尔在听他说话, 于是把刚才那两个字再说了一遍。

柯瓦什: 凯泽·索泽。

贝尔: 你说什么(示意柯瓦什再说一次)?

柯瓦什: 凯泽·索泽。

贝尔: 不是胡说吧?(对着电话) 乔尔, 给公证处的丹·梅特泽塞打个电话, 找一下

海关部的戴维·库简。

内景 走廊 警察局

拉宾从一个小房间里出来。在他身后，我们瞥见了一个工作室，里面的长凳上布满了电线。

一会儿库简也出来了，轻轻正了一下领带。

拉宾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库简进去了。在关门之前，拉宾打量了一下过道里的情形。

当门关上之后，我们只可以辨识出维尔巴的后脑勺。他坐在拉宾的办公室里，正在抽烟。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库简和拉宾坐在维尔巴的对面。

库简(愤怒地):维尔巴，你知道我们在尽力帮你。

维尔巴:当然。这一点我很感激。而且我也想帮你，库简特警。我喜欢警察。我本来想自己去联邦调查局的警探，但是我的自身条件……

库简:维尔巴，我知道你掌握一些事情。我知道你没有告诉我们一切。

维尔巴: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警署了。

内景 工作间

拉宾站在一个穿着肮脏的技师路易斯身边。他们所呆的这间屋里全是电器设备。路易斯调整了接受器的好几个按钮，直到库简和维尔巴的声音通过墙上的一个微小的扬声器变得清晰起来。拉宾伸手抓起身边的一壶咖啡。

库简(声音):我知道你喜欢基顿，我也知道你认为他是个好人。

维尔巴(声音):我知道他是好人。

库简(声音):他是一名堕落的警察，维

尔巴。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维尔巴:当然。15年前。但他是一名好心的小偷，是警察不让他走上正道。

库简:基顿是堆狗屎。

维尔巴:你想吊起我的话头，库简特警。

库简:我只是想听你的故事。

维尔巴:都在上面了。

他用一根指头敲着库简带进来的一叠纸上。库简拿起那叠纸并且翻查着。

库简:根据你的口供，你只是个小混混。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维尔巴:那是不允许的。所有里面的事都是不可告人的。

库简:啊，我知道。你的这桩买卖做得漂亮。完全无罪了。

维尔巴(笑着):但是我还有“非法持枪”的罪名。我还会服刑整整6个月。

库简(微笑):你认识一个叫鲁比·迪梅尔的生意人吗，维尔巴?

维尔巴:你认识一个叫约翰·保罗的神职人员?

库简:你知道鲁比在阿蒂卡?

维尔巴:他没有和我一样的律师。

库简:我知道鲁比。他很受人尊重，非常喜欢我。

维尔巴觉察到话中有话。他收起笑容。

库简:现在我知道你的口供已经封存。鲁比却没有。而且还有人替他跑差。如果他说，他发现是你把他的名字泄露给警署，你会怎么想?

维尔巴:供述里根本就没有关于鲁比的事。

库简:我会向他提及这一点的。

维尔巴再也笑不出来。他以极其蔑视的眼光瞪着库简，知道自己被诡诈了。

库简: 你知道我在工作中首先学会的事吗, 知道是什么吗? 如何辨识出凶手。比方说我们因为同一桩谋杀案逮捕了三个人。把他们三人关在同一个牢房里过夜。第二天早晨谁还在睡在那儿, 那就是你想要的人。如果你内疚, 知道自己会被抓, 你就心安理得地休息——放松自己的警惕, 明白吗?

维尔巴: 不明白。

库简: 那就让我实话实说吧。我比你聪明。我会查明我想知道的一切。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都会从你那里获得我需要的。

维尔巴: 我不是那么好吓唬的老鼠。

库简把手放在维尔巴供词的抄本上。拉宾端着一杯咖啡进来。维尔巴接过来, 并且轻松地啜了一口。

维尔巴: 啊。回想以前在危地马拉采摘咖啡豆的时候, 我们习惯喝新鲜咖啡。我的意思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那种味道好极了。这种咖啡就像是狗屎, 但是, 咳……

拉宾: 我们可以再接着聊吗?

库简: 在列队查录口音之后发生了什么?

维尔巴轻蔑地看着库简, 无法改变话题。

外景 警察局 晚上 纽约 六个星期前

基顿在警察局门前台阶的最上层停住了, 并且点燃了一支香烟。埃迪在他后面出现了, 极度气愤的样子。

埃迪: ……那个审讯你的警官竟然告诉我, 说他不能释放你? 你能相信吗? 甚至是在没什么可以控告你的情况下。天哪, 这就是纽约的警察。我想要给你被打伤的脸拍张照片, 今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带到警

署去。

基顿: 算了吧。

他看着街对面的芬斯特和麦克马纳斯站在报摊旁边交谈。麦克马纳斯在翻看杂志。

埃迪: 这事我决不会就此放过。

基顿向右瞥了一眼, 看见霍克尼正准备叫出租车。

埃迪: 星期一的时候我要把这件事呈交给首席陪审团。

基顿: 埃迪, 别这样。我现在不想听这个。雷诺和福蒂埃怎么说?

埃迪: 他们想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投资问题。

基顿: 真该死。

埃迪: 他们只是说需要时间。

基顿: 他们要什么时间, 埃迪? 想要进一步了解我,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不管你现在费多大劲来掩饰我的过去, 他们会发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埃迪: 给我点儿信心。我陪你已经做到了这份儿上, 我们还是诉诸大陪审团吧。绝对不会就这样了结, 如果我们……

基顿: 不, 永远没完没了。不到一个星期, 所有这个城市的投资人都会离我们而去。事情就这样终结。我也完了。

就在这时, 维尔巴从门里走出来看见了基顿。他说了声“请让道”, 就跛着脚下了台阶, 好像因为专心下台阶, 而忘记了他撞见的人是谁。

埃迪: 现在别对我说放弃, 迪安。

基顿: 他们不会停手的。

埃迪: 我爱你。

基顿(若有所思): 他们今晚把我给毁了。

埃迪: 迪安, 我爱你, 你听见我说的了

吗?

维尔巴走到人行道上然后停下来,回转身,这才意识到刚才在台阶上的人是基顿。

埃迪:去我家吧。我们明天再考虑这些问题。

基顿和维尔巴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基顿看着报刊亭,看见芬斯特正望着他。

基顿:啊?

麦克马纳斯注意到了芬斯特,于是将视线从杂志上移开,凝视着芬斯特,看他在注意什么。

埃迪:和我一起回家吧,迪安?求你了。

基顿看着霍克尼一脚踏进出租车。霍克尼看着芬斯特和麦克马纳斯。而他们正注视着基顿。这也使得霍克尼注意到了基顿。

突然,埃迪也意识到了周边的情形。她也注意到了街上其他的人。她伸手挽着基顿的胳膊,轻轻地推了他,目光注视着其他的人。

埃迪:回家吧,迪安。

基顿:好吧。

维尔巴站在街上看了看每一个人。芬斯特,麦克马纳斯和霍克尼也都看着他,然后彼此互相对望。那一刻是一种奇怪的难以名状的默契。

最后所有的眼神都转向基顿。他高高地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随后他和埃迪一起离开。

内景 大厅 过道 白天

维尔巴在一栋寓所的门前站住了。敲门之前他犹豫了一阵。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基顿站在了门口。他穿着睡袍,抽着烟。他不动声色地看着维尔巴。

基顿: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是怎么发现

我的?

维尔巴:我刚刚问了警察局里的一位侦探。他似乎很乐意告诉我。

基顿暗自诅咒,同时打了个手势让维尔巴进来。

内景 埃迪的寓所

维尔巴走进来坐在沙发上,同时警惕地望着基顿。他巡视了一下这个宽敞,布置装饰得很漂亮的房间。埃迪走进这间屋,身上穿着一件男人的长衬衣和一条长运动裤。

埃迪:迪安,谁来了?

当她看到维尔巴的时候就停下了。维尔巴站了起来,紧张地笑着——

维尔巴:你好。

基顿:维尔巴·罗杰,这位是埃迪·芬纳兰。埃迪,这位是金特,罗杰,他是……

埃迪(冷淡地):我知道他是谁。

维尔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们。

埃迪:我也希望如此。金特先生,你要喝点什么吗?

维尔巴:一杯水就好。

埃迪出去的时候狠狠地瞪了基顿。基顿尽管生气,也还是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基顿:该死的你到底想要什么?

维尔巴:我想和你谈谈。那些人……

基顿:昨天晚上我站在你一边说话,帮了你的忙,但是别以为我们就是朋友了。对不起,我还有别的事……

维尔巴:他们准备干一件事。三百万美元,或者更多。

基顿不吭声。维尔巴又坐回了沙发上。

维尔巴:他们派我来跟你交涉。我们可以雇佣第五个人——一个司机——这就是你所要做的。

埃迪进来了,把手里端着的一杯冰水递给了维尔巴。

维尔巴：谢谢。

维尔巴慢慢喝水。埃迪站在他身边，一脸的不高兴。那个时候非常尴尬。她有意让维尔巴觉得不自在。

长时间的沉默，最后——

埃迪：金特先生，你是干什么的？

维尔巴：哦……

埃迪：像迪安一样是个劫匪吗？或者是做别的更有创意的工作？

基顿：够了，埃迪。

埃迪（生气地）：我不知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是不会插手你的事的。

基顿：埃迪，别这样。

基顿抓着埃迪的胳膊，想要把她带到别的房间去。她挣脱了，火气越来越大。

埃迪：我把我后半生的时间都用来帮我获得新生——我不会让你来破坏——你以为怎样——滚出去，滚出我的房子。你胆敢来这儿！

基顿现在拖住了她。她挣脱了，把他甩在一边。

埃迪：别碰我。别碰！

她转身离开了这个房间。从这栋寓所后面的某个地方传来用力关门的声音。

基顿转过身，瞪着维尔巴。维尔巴畏缩了。

基顿：滚出去。

维尔巴：如果你让我……

突然，基顿冲上前来，揪着维尔巴的衣领，把他从沙发上拽起来，拖着他走过房间，然后将他重重地推倒隔壁房间的一堵墙上。基顿把门打开。

维尔巴：别伤害我。

基顿（气急败坏地）：伤害你，你这个杂种？我可以杀了你（把他推出门去）。

维尔巴（迅速地）：他们打算袭击警察帮

助走私的“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

基顿停下来，沉默了好一阵子。

维尔巴：纽约“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

基顿：他们……这简直是胡扯！他们不再开设这样的服务了。

维尔巴：麦克马纳斯有个朋友在第14区。他们星期四出来工作。他们护送一个家伙从南美走私绿宝石。芬斯特和麦克马纳斯有能力打劫这批货。

基顿：怎么弄？还有谁？

维尔巴：有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家伙。他的名字叫雷德富特。

基顿：没听说过。

基顿走近维尔巴，往外推他。维尔巴紧抓着基顿，而且抓住不放。

维尔巴：你必须来。

基顿：为什么你不干？我来不来关你什么事？

维尔巴：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你能行。除非你去，要不然他们不信任我。看着我，我需要你的帮助。

基顿：太难了。

维尔巴：不要告诉我你不需要钱。这是你的地方吗？

基顿无言以对。

维尔巴：他们没法阻止我们，你是明白人。我们以这种方式袭击警察会很奏效的。

基顿放开了维尔巴，退后了几步，沉思着。

维尔巴：无论你变的多么清白，警察局现在也不会放过你。我不是在威胁你。你看上去和这个律师混得不错。

基顿狠狠地痛击维尔巴的腹部，维尔巴屈膝倒地。维尔巴咳嗽不止，想要喘过一口气。

基顿：管好你的嘴。

维尔巴(痛苦地喘息):好的,好的。你说,那是真的吗?太好了。

基顿把手递给维尔巴。维尔巴畏缩了。基顿温柔地帮助他回到沙发上。他们俩人都坐下来。

基顿掏出一包香烟,给自己和维尔巴各点了一支。

基顿:我向你道歉。

维尔巴接过香烟,吸了几口。他终于缓过劲来,抚摩着自己被打疼的腹部。

维尔巴:我快散架了。

基顿:你没事吧?

维尔巴:我没事。

基顿:那就好,真对不起。

维尔巴:算了吧。今晚我可能会胃出血。

基顿笑了。维尔巴想了一会儿,也和他一起笑了。

基顿的笑声渐渐止住了。他沉思了一会儿——

基顿:他们打算怎么实施?

维尔巴:麦克马纳斯想要用枪射击。我说绝对不行。

基顿:那芬斯特和霍克尼呢?

维尔巴:他们十分生气。他们会不顾一切。我现在有个办法行得通,又不必杀人。但是正如我说过的,如果你不参加,他们不会让我插手。

基顿:三百万吗?

维尔巴:也许更多。

基顿:不用杀人?

维尔巴:如果用我的方法就不用。

过了好一阵子。

基顿(沉思着):我发过誓我不会杀人。

维尔巴笑了,他知道基顿同意参与了。

外景 肯尼迪机场 白天

维尔巴(旁白):纽约“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不是一般的出租车服务。它是由一群纽约警局的腐败分子勾结在一起,他们经营高额利润的非法买卖,在整个纽约城运送走私犯和毒品犯。只要你一英里付上几百美元,就可以带着你的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货物,由警察和警车为你开道护航。这些警察甚至有自己的买卖。

奥斯卡·怀特里德,一位高个灰发的男人,50岁左右。他穿着白色的西服,从国际机场出来,右手拎着一只大皮箱。

维尔巴(旁白):没过多久,有人提出质询,这类出租车服务被禁止了。从此以后,国际犯罪事件需要现场即时抓获。

奥斯卡站在路边好长一段时间,并且点上了一支香烟。过了一会儿,一辆警车开过来靠近他。他打开后门进去了。

维尔巴(旁白):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麦克马纳斯来找我们一起合作;芬斯特做前锋;霍克尼做后援;我施妙计,这样就不会有人被杀——最后由基顿来收拾残局。我们五人就这样可以把纽约警署给作了。

警车开出机场。一辆带篷的货车在后面跟着。

内景 警车

吉姆·斯特劳斯警官,40岁左右,肌肉发达,目光炯炯。他开着警车。坐在他旁边的是瘦瘦的,眼神贪婪的巡警史蒂夫·里兹。他们俩都是属于纽约“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的司机。

里兹:旅途飞行如何?

奥斯卡把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里兹。

奥斯卡:这个可以把我带到皮里吗?

里兹数着信封里成叠的一百元一张的钞票。

里兹:这可以带你去上帝的港湾。

俩人都笑了。斯特劳斯注视着路面,面无表情。

外景 高速公路

警车直奔曼哈顿的中心地段而去。

外景 街道 稍晚些时候

警车行驶在一条宽敞的,无人的街道。一辆白色的小货车跟在后面,驶往同样的方向。

内景 警车

斯特劳斯看着后视镜。白色的小货车在后面飞速地行进。

斯特劳斯: 这是……

里兹: 当心。

斯特劳斯看着前方。一辆绿色的小货车不知从哪里窜出。斯特劳斯赶紧踩刹车,汽车很快停下来。白色的小货车从后面撞上了。

斯特劳斯和里兹都愣了一阵。这时另外两辆小货车突然跟上,在警车两边停下,把它围在只相隔几英寸远的中心地带。

警车四面都被围堵了。

突然,两架机枪从开着的车窗口伸进来,一架对着斯特劳斯的左太阳穴,一架对着里兹的右太阳穴。里兹斜视着眼前的一切。

他看见自己旁边的小货车司机一只手拿着枪。头上罩着一只丝袜。

斯特劳斯直视着前方。他们前面的一辆小货车的后窗放下来。一个头上罩着丝袜的男子用枪瞄着他们。

另外一个用拘挛的右手举着枪的人,我们知道是维尔巴。

斯特劳斯和里兹乖乖把手举起来。

外景 街道

白色小货车的司机出来,一手拿着汽油箱,一手拿着一把大铁锤。他的动作疾如闪电,一下子跳上了警车的顶篷。他站到顶篷的前端,挥捶便击。

内景 警车

铁锤的重击声!

铁锤在挡风玻璃上震出了三个大窟窿,最后车窗塌陷下来。斯特劳斯和里兹身上满是碎了的玻璃。怀特里德紧紧抓着皮箱



坐在后面,吓得直发抖。

站在车顶上的人弯下身子,用枪指着斯特劳斯的脸。车顶上那人的脸倒垂着,看上去十分吓人——从嘴以上的面容都被丝袜遮饰起来。通过声音,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麦克马纳斯。

麦克马纳斯:快把该死的东西给我。

斯特劳斯:交出来吧。

奥斯卡把手提箱送到前面的斯特劳手上,然后通过他转给麦克马纳斯。

内景 前面的小货车

通过小货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我们看见基顿坐在方向盘旁边。维尔巴坐在他身后,从后面窗户探出头来。

透过基顿的丝袜面罩,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发抖出汗——对自己做的事有些担心。

他通过后视镜看着外面的情景,并羞愧地看着地板,摇着头。

内景 警车

麦克马纳斯:把钱给我。

斯特劳斯看着里兹。

麦克马纳斯:钱呢?快给我。

里兹通过打碎了的挡风玻璃把钱递出去。

麦克马纳斯接过钱,把它塞进夹克里。他退后一步,拧开汽油罐的盖子,迅速地把一些汽油倒在车顶上。

斯特劳斯:知道我是谁吗?

从驾驶座的窗口里伸进来一只手把斯特劳斯身上的警徽摘去了。

斯特劳斯不敢把头往右转,因为有一支枪正好通过车窗指着他。在他的左侧是戴着面罩微笑着的托德·霍克尼。

霍克尼:我们现在得快点儿了。

麦克马纳斯点燃了一把火柴,在他跳离车顶的时候,把它们扔在了车顶上。汽油很

快燃着了,警车很快就燃烧起来。

斯特劳斯和里兹企图从车里逃出来,但是旁边的货车夹得太紧,他们无法打开车门。

小货车开走了。

斯特劳斯和里兹得以从车里逃出来。而奥斯卡被卡在里面了,他尖叫着。斯特劳斯和里兹都停下来,互相看着,都希望对方能去解救奥斯卡。

外景 街道 稍后

现场很快挤满了前来调查的警车。斯特劳斯和里兹被十几个警察追着问问题。

到处都是新闻记者。

维尔巴(旁白):基顿那天给报社打了电话,而且记者们比警察还先到现场。三天以后斯特劳斯和里兹被起诉。几个星期之内,50多个警察涉嫌被牵连进去。整个事情做得真漂亮。从警察的头头到下属,都被玩了一通。

内景 停车场 晚上

霍克尼、芬斯特、麦克马纳斯和维尔巴都聚在一个偏僻的停车场大笑不止。他们仍旧穿着抢劫时的黑色装束。霍克尼扔给每个人一罐啤酒。

基顿独自坐在一边。他看着其他人,无法加入他们的欢庆。

其他人围坐在一张廉价的牌桌旁。上面铺满了绿宝石,有数十颗。每个人都惊呆了。

麦克马纳斯:比我想像的还要多。

霍克尼:中介人什么时候来?

麦克马纳斯:雷德富特吗?他从来不会来看我。我必须去看他。

维尔巴:在加州吗?

麦克马纳斯:是的。要几天时间。我和芬斯特一起去。

霍克尼: 拿好该死的电话。你和芬斯特? 不, 不, 不。

麦克马纳斯: 大家相信好了。

霍克尼: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猜疑。

芬斯特: 那么谁去?

霍克尼: 我们大家一起去。怎么样, 基顿?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基顿。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

基顿: 我们应该避一些时候。

麦克马纳斯: 我同意。

沉默。

每个人都面面相觑, 彼此的不信任开始滋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桌上的绿宝石上。

霍克尼开始窃笑, 然后是麦克马纳斯, 芬斯特, 最后维尔巴也加入进来。

麦克马纳斯抓着维尔巴, 抱住他, 拼命地摇晃他——

麦克马纳斯: 还是由你来想办法。

突然, 每个人都叫出声来, 并且把啤酒浇在维尔巴的头上。他的头上满是白色的泡沫, 他自己也笑了, 几乎喘不过气来。其他人欢呼他的名字。

基顿在屋子的另一头看着, 勉强挤出了笑容。

内景 会客室 律师办公室 白天

基顿和维尔巴肩并肩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他们身后的一张标识牌上注明“蒙哥马利和拉瓜迪亚律师事务所”。

维尔巴: 我们要误班机了。

基顿: 能赶上的。

维尔巴: 不用亲自来。给她寄一张卡或者别的什么就得了。

基顿: 我们能赶上飞机的。

画外音: 芬纳兰女士一会儿就来见你

们。

基顿站起身, 在会客室来回踱步。他来到一排玻璃门前, 向里面张望。

基顿意识到自己站在一个阳台上, 可以俯视下面的图书馆。

基顿看见埃迪正和一个年长的女人谈工作。她们聊了一会儿了。

突然, 基顿转过身来, 有些惊讶。维尔巴已经站在他后面了。

维尔巴: 我们要延误班机了。她会理解的。

埃迪笑着, 愉快地和年长的妇女对谈。基顿的脸上满是愧疚和苦闷。他转身离开了会客室。维尔巴最后看了一眼埃迪, 然后转身面对基顿。

内景 图书馆

埃迪似乎意识到身后有什么事。她转过身来, 透过玻璃门, 望向会客室。

已经没人在那儿了。她继续和年长的女人交谈。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洛杉矶 现在

库简: 故事真动人, 我都快掉眼泪了。

维尔巴: 你想知道那次列队查录口音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我告诉你吧。

库简: 你真以为我相信他洗手不干了? 为了一个女人? 胡扯。他在利用她。

维尔巴: 他爱她。

库简: 当然。我想袭击“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的计划也不是他的主意。

维尔巴: 都是芬斯特和麦克马纳斯想出来的。

库简: 别胡说了。基顿做了四年警察。除了他还有谁会更了解“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 整件事情都和他有关。

维尔巴: 你总是把所有这些都推给基顿。情况不是那样的。他肯定也知道, 但是

埃迪帮他转变过来了。我发誓,我说的全是真的。

库简:让我告诉你点什么吧。我了解迪安·基顿。我已经调查他整整三年了。我认识的这个家伙是个冷血杂种。洛杉矶警署三次控告他谋杀罪,都被他甩掉了,所以不要再用美丽的假象来迷惑我。

维尔巴:你完全理解错了。

库简:是吗?基顿在职期间总共被起诉了七桩案子。每次事发后,证人要么对陪审团改变了口供,要么就是在出庭之前被害。但他们终于逮着他的空子了,他也因此坐了五年牢。他在监狱里杀了三个囚犯——其中一个是被刀刺中了后椎骨,然后被勒死的。当然我无法证明是他杀的,但是我也证明不了不是他杀的。

库简停下来喝了几口咖啡。

库简:迪安·基顿已经死了。你知道吗?他两年前死于一场大火。这也是在一次调查证人打算指控他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看见他走进一个仓库。仓库被烧之前归他所有。他们说 he 进去是为了检查漏汽油的管道。仓库突然爆炸,基顿也跟着完了。在事发后的三个月内,两名见证人死了。一位在自己车里自杀了,另一位从开着的电梯上摔下来摔死了。

内景 工作间

拉宾和路易斯一边窃听着,同时互相注视着对方。

库简(对着扬声器):六个星期以前,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我可以在蒙迪诺餐厅找到基顿和他的律师在一起吃饭,果不其然他在那里。当时因为他从没有从自己扬言的死亡中捞取什么好处,也因为别人承认了我们原本认定是基顿干的谋杀罪,所以我只放他走。

内景 拉宾办公室

库简:他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谋杀他的人都被遗忘了,然后他突然出现在午餐桌上。

维尔巴: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库简:这我相信。但是你说你看见基顿死了。我想你在为他开脱,而且他还活着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是整个港口杂耍事件的幕后操纵人。我敢打赌他在利用你,因为你的愚蠢而且你把他当朋友。你告诉我说他死了,也许是这样。我想在返回纽约之前弄清楚他是否真死了。

维尔巴:他没有操纵任何事情。全是那个律师。

库简:哪个律师?

停顿一会儿。

库简:哪个律师,维尔巴?

维尔巴结巴了半天,神情迷乱地四处张望。

维尔巴:那是以前我在伊利诺斯州的斯科奇发廊一带的时候,我过去常常……

库简揪着维尔巴的衬衣领子,把他从座位上提起来。

库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被地方法院检查官扣留过吗?你提供的证词里漏掉了什么?十分钟之内我就能和鲁比·迪梅尔接通电话。

维尔巴:地方检查官给了我豁免权。

库简:但是我这里不行,你这堆狗屎。从我这儿休想得到豁免权。你要么招供,要么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就要成为你心中惧怕的地狱。每一个我关进监狱的囚犯,每一个警察都会买我的面子,否则,甚至连街上的人渣儿、混混儿都将知道维尔巴·金特这个名字,你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可耻的告密者,和为任何人玩弄的可怜对象。现在

你告诉我,要不然你宝贵的豁免权可抵不上彻底暴露你底细的说明书。

维尔巴十分蔑视地看着库简。

维尔巴:那个律师名叫柯巴伊什。

库简:是他杀死了基顿的吗?

维尔巴:不是。但我敢肯定基顿死了。

库简:给我说清楚。告诉我每一个细枝末节。

内景 医院 白天

柯瓦什的房间站满了人。杰克·贝尔站在丹尼尔·梅特泽塞的旁边。后者约莫40多岁,谢了顶。他旁边是普卢姆伯医生。她的对面是实习医生里奇利·沃尔特斯。

在病床旁边坐着的是一个穿着随便,年纪约莫20岁左右的人,名叫特蕾西·菲茨杰拉德。她手里拿着一个15×20英寸的素描簿。

走廊里全是警察。人们在外面大声说话。一个年纪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名叫莱昂内尔·博迪的警察挤进来了。

贝尔:你是翻译吗?

博迪:是的,长官。

普卢姆伯:贝尔警长,这里只能用手记录了。

贝尔:我会处理的。如果他该休息了,我们会走的,医生。

贝尔给特蕾西打了个手势——

贝尔(对着博迪):这位是特蕾西·菲茨杰拉德。她是镇上根据口供画肖像的艺术家。

这对年轻人紧张地看着对方,笑了。

博迪:你好。

特蕾西:你好。

梅特泽塞(不耐烦地):我中午还要开会,贝尔。

普卢姆伯:贝尔探长,求你快一点。

贝尔:大家安静下来。(对博迪)问问这个男人码头上枪战的事情。

博迪(用匈牙利语):我叫博迪,你好吗?

柯瓦什听到自己的母语时,脸上露出了放松的微笑。

柯瓦什(匈牙利语):我好吗?你和那个人一样笨,但是至少我能够和你交谈。

博迪(匈牙利语):你会没事的。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他来帮助你。他想知道码头上发生了什么?

柯瓦什(匈牙利语):我们在那里买一个男人,准备把他带回匈牙利。

博迪:他们说他们在做买卖,没什么重要的。对不起,我的匈牙利语生疏了。他们在买什么东西。

贝尔:毒品,我们知道的。

柯瓦什(匈牙利语):你也不能听懂我的话?上帝帮帮我,他们都是白痴。(慢慢地说)我们在那里买一个男人,听清了吗,小男孩?一个目击证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一个认识恶魔的目击证人。

博迪:他们买的不是毒品。是别的什么。是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买的是什么。但不是毒品……是人。

柯瓦什(匈牙利语):我会告诉你一切的。我甚至会慢慢说,让你明白。只是你告诉这个人,我需要保护。真正的保护。

梅特泽塞:你的证人已经疲惫不堪了,贝尔。

博迪:他说他会告诉我们一切的,只要我们保护他。

贝尔:告诉他,这没问题。

博迪(匈牙利语):他说可以的。

柯瓦什(匈牙利语):不,不,不。我需要那个可笑的男人的保证。我会被杀死的。我看到了那个恶魔,并且是盯着他的眼睛。

博迪:不行,他需要保证。他说……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看见了恶魔……盯着他的眼睛。

梅特泽塞:我要行使我的职权了。

贝尔抓着梅特泽塞的胳膊。

贝尔(对着博迪):让他把刚才说过的再说一遍。谁是恶魔?他看见谁了?

博迪(匈牙利语):你一直说的这个恶魔是谁?

柯瓦什(匈牙利语):凯泽·索泽。他把他所看到的在码头上的所有的人都给杀了。

梅特泽塞突然有兴致了。

博迪:他说他看见他在码头上。他用枪杀……杀了很多。

梅特泽塞:他是说凯泽·索泽吗?他看见了凯泽·索泽。

柯瓦什(匈牙利语):凯泽·索泽,凯泽·索泽。我看见了的脸。我昏迷前的刹那间看见了他。

博迪:他说他知道他的脸什么样。他昏迷前的刹那间看见了。

梅特泽塞:问他这个恶魔长什么样?

贝尔(对特蕾西):准备好了吗?

特蕾西拿好素描簿和铅笔,她点了点头。

外景 洛杉矶以天空为背景的景象
白天 五个星期以前

维尔巴(旁白):麦克马纳斯的中介人叫雷德福特。他在洛杉矶一带有着良好的声誉。看上去像个好人——显然也是个难缠的人。

外景 友好铸钟纪念馆 晚上

五个人都站在一起。周边异常的寂静。一辆用旧了但保持完好的凯迪拉克大轿车从远处开过来,慢慢驶向他们。车的玻璃窗因为色彩太暗而看不清里面。轿车驶经他

们一段距离,并且继续朝前开。

不一会儿,一辆镀铬并且用皮革装置起来的哈莱·戴维森牌摩托车开过来。驾车人的穿着很滑稽,一身皮装,还装饰了仿麂皮和银色闪亮的东西。

他朝停在基顿和其他人好几码远的凯迪拉克挥了挥手。环境十分寂静,似乎充满了危险。

当他走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靴子:一只红的和一只黑的。当摩托车开过来并且在他们身边停下来的时候,基顿一直在注视着。

雷德福特和麦克马纳斯握了握手。

雷德福特:过的还好吧?

麦克马纳斯:不错。你呢?

雷德福特:很好。你呢,芬斯特?

芬斯特:凑合。

雷德福特:东西带来了吗?

麦克马纳斯提着一只手提箱。

雷德福特接过来,并且从摩托车上下来。他走向凯迪拉克车。车门开了。雷德福特把箱子递给坐在里面我们看不清的人。车门关上。

基顿(低语):这个家伙穿着太俗艳了。

一会儿,凯迪拉克车门又开了。一个人递给他一个不同的手提箱。随后他走回麦克马纳斯旁边,把箱子递给他。

麦克马纳斯把箱子传给霍克尼。霍克尼打开它,看到一叠叠的钞票在里面。

雷德福特:你一定是基顿吧。

麦克马纳斯:对不起,忘了介绍。这位是迪安·基顿,那位是托德·霍克尼,还有那位是维尔巴·金特。

雷德福特(转向维尔巴):就是你想出的计划。

维尔巴笑了。

雷德福特: 你们大伙对别的工作有兴趣吗?

麦克马纳斯刚想答话, 就被基顿打断了——

基顿: 我们在度假。

雷德福特: 我有许多工作, 就是没有合适的人手。

麦克马纳斯: 什么工作?

基顿狠狠地瞪了一眼麦克马纳斯。麦克马纳斯假装没有注意到。

雷德福特: 一个从得克萨斯州来的珠宝商名叫索尔。他在市中心租了一套公寓, 花钱如流水, 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有消息说他带着很多现金。条件是我拿货, 你们拿钱。

霍克尼: 警卫情况怎么样?

雷德福特: 只有两名保镖。好办得很。

麦克马纳斯: 给点儿时间, 我们会查清的。

雷德福特: 那我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麦克马纳斯: 我们会和你联系的。

雷德福特: 悠着点, 在洛杉矶好好享受一下。

基顿: 我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你认识斯普克·霍利斯。

雷德福特: 我听说你和老斯普克打过交道, 他是个好人。我过去给他提供很多的毒品。可惜他洗手不干了。

基顿: 是我让他洗手不干的。

这回是麦克马纳斯向他投来愤怒的目光。

基顿: 好在你是从我这儿, 而不是稍后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

雷德福特: 是公干, 还是私情?

基顿: 两者都有吧。

雷德福特: 这不是犯罪吧? 如果你们有

兴趣, 给我打电话。

雷德福特发动了他的摩托车走了, 后面紧跟着凯迪拉克车。

麦克马纳斯(转向基顿): 你他妈的有什么问题?

基顿: 我们说好的, 只干一次。

麦克马纳斯: 机会来了还得抓住, 老兄。

基顿: 一派胡言。

麦克马纳斯笑着走开了。芬斯特和霍克尼尾随而去。维尔巴转向基顿。

维尔巴: 怎么回事, 基顿?

基顿: 我也不清楚。(摇头) 我告诉过你想要开的饭馆的事吗?

基顿走了。维尔巴满脸困惑地在后面跟着。

维尔巴(旁白): 洛杉矶转两个小时就够了, 在这儿一点钟以后就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了, 甚至像匹萨饼都吃不到。和我们纽约人的生活习惯很不相同。几天之后, 我们剩下的几个人都打算回纽约去。基顿还不想走, 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又一起开始工作了。

内景 停车场 晚上

麦克马纳斯沿着一排排的汽车走着。他看到一辆奔驰汽车, 于是停了下来。他低头注视着汽车的牌照, 然后走到旁边的一辆车的旁边, 是一辆绿色的本田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件工具, 撬开了车上的锁。他把手伸进去, 打开了汽车的发动机罩。他在周边巡视了一番, 然后把头探向汽车引擎。

内景 货车

维尔巴坐在方向盘后面。基顿在他身旁。霍克尼和芬斯特在后面。他们的车离麦克马纳斯较远, 他们都盯着他。

内景 停车场

听到“丁丁”……的声音——

在停车场的另一头响起电梯的铃声,接着电梯门开了。两位穿着不得体的男人走了出来,警惕地四处张望。其中一个叫塔西,挺着个大肚子,满头吓人的白发。另外一个叫希格哈姆,身材瘦削,皮肤粗糙。他们是保镖,从他们每走一步的小心谨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转身面对电梯,示意里面的人出来。

从电梯走出来的是索尔·伯格,40多岁,身体有些发福。他穿着一件没系领扣的丝质衬衫,毛茸茸的胸脯上挂着厚重的金项链。他提着一个铝制的手提箱。

他让保镖负责安全,自己径直走向轿车。

索尔经过那辆本田车,麦克马纳斯藏在汽车发动机罩下面。他取出钥匙,并把钥匙插入自己的车锁孔。奔驰轿车喇叭响了三声,提示警报解除。

塔西盯着麦克马纳斯这边。希格哈姆关注着索尔。

麦克马纳斯假装在修理引擎。他早把手枪放在车内手能够得着的铁架子上。

停在汽车库另一头的货车发动了,并且驶离了停靠点。它迅疾向奔驰轿车驶来。塔西看到了货车。他和希格哈姆突然变得异常警戒。他们听到身后的笑声,于是转过来了。

芬斯特和霍克尼向他们走来。他们嘴唇上的胡须,以及脸上的太阳镜非常引人注目。他们穿着大格子的运动外套,都是淘汰十几年的式样。索尔注视着塔西和希格哈姆。

希格哈姆:回到车里去,索尔。

藏在本田车前罩里的麦克马纳斯也不见了,他戴着一顶黑色的滑雪头盔。

货车离得更近了。

霍克尼:我从车里出来,你们知道吗,事

情没有变糟。而且我看见那个女人坐在车的后座上,一丝不挂。

索尔迅速而又冷静地钻进了车里。芬斯特和霍克尼大声笑着,交谈着。他们看上去像醉了似的——这是他们要作出的样子。

霍克尼:我笑的太厉害,喘不过气来了。

塔西和希格哈姆尽量加快步伐。索尔的车后灯亮了,他准备倒离原来的车位。

霍克尼:……那个肥佬穿着短裤从车里走出来,并且说道……

货车突然转向,在索尔的奔驰轿车的后面紧急停下来,把他隔离开来。霍克尼和芬斯特丢下喝醉的表演,猛然精神起来。他们双双拔出手枪,并且开始大叫——

霍克尼:别动,你们这些混蛋!

芬斯特:就呆在那儿,别动。

麦克马纳斯从本田汽车发动机罩下面抬起头来。

塔西和希格哈姆把手举起来。霍克尼和芬斯特制服了他们,伸手到他们腰间解除枪械。

基顿从货车里跳出来,跑到索尔的车跟前。他的脸上也罩了一个滑雪头盔。他试图将车门打开,但是车被锁上了。索尔坐在方向盘后面,非常惊恐。基顿掏出手枪,把车窗玻璃砸碎了。

基顿:把手提箱给我。

索尔伸手去够箱子。基顿用枪对着他。

索尔突然拿着一把枪,对准了基顿。基顿侧一下身子,抓着他的手腕。枪被扔到了本田车的挡泥板上。

塔西和希格哈姆抓住了这个机会。塔西揪着霍克尼,希格哈姆揪着芬斯特。他们四个人争着拔枪。

芬斯特的枪掉在地上。麦克马纳斯捡了起来。他用两手各持一支枪对着两个保

镖,并且喘了口气。那四个人在大约十英尺外搏斗,动作毫无规律。霍克尼和芬斯特不时地闯入麦克马纳斯射击视线。

麦克马纳斯在这四个人周围转,尽量让枪对准两个保镖。其中一个离他只有几英尺远,另一个距他十英尺。

镜头从麦克马纳斯的视点拍摄。

离麦克马纳斯近一点的那个保镖在他右手手枪的瞄准视线里,离的远一点的那个在他左手枪瞄准视线里。

维尔巴也从货车里出来,准备冲过去帮忙。

“砰”枪响了。

麦克马纳斯的两把枪同时开火,像是一声枪响。塔西和希格哈姆应声倒地,每个人头上都中了一弹。

停了一会儿。

这时唯一的声响就是索尔和基顿争夺枪支的声音。索尔的手半伸出窗外,他的胳膊肘放在车门框上。

基顿无法从他手里夺回枪,于是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往下压。索尔的胳膊肘顶着车门框折断了。他痛苦地嚎叫。手枪掉在了地上。

五个人都默默相觑好一阵子。索尔的

嚎叫打断了大家的困惑。

基顿慢慢举起手枪对准了索尔。他的手在颤抖,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窄缝。他的手指用上了劲,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扣动扳机。

“砰!”一声枪响。

维尔巴向索尔开了枪,基顿难以置信地望着他,维尔巴抖动得更厉害。

停车场又陷入了沉寂。

霍克尼:真该死。

麦克马纳斯:倒霉的一天。去他的。

又听到“丁丁”……的声音。

电梯的灯又亮了。五个人都注视着。

基顿:走吧。

基顿把手伸进车里去抓索尔的手提箱。其他人都挤上了货车。基顿上来以后,维尔巴开车朝停车场出口驶去。

内景 货车

车里的气氛严肃。大家都沉默不语。基顿打开了手提箱上的锁扣,把箱子打开。

基顿:狗娘养的。

每个人都看着手提箱,里面一边放着的现金,另一边用塑料袋装着的,很明显是一包包的白粉。

(待续)

• 简讯 •

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逝世

俄罗斯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于今年8月10日逝世,终年79岁。罗斯托茨基的第一部影片为1956年拍摄的《大地与人》,而最久负盛名的影片首推1972年拍摄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8年拍摄的《白比姆黑耳朵》获奥斯卡奖提名。罗斯托茨基导演的其他著名影片还包括《等到星期一》、《七面风》和《五月星》等。罗斯托茨基对中国友好,曾两次出任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

(颖 编)